

唐山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上

奏疏

碑記

文章爲經國之華顧三代以後取士以言上下  
千百年間名人輩出豈無振筆掞藻足以鐫金  
石而垂不朽者乎先奏議繼碑記秩秩乎德音  
炳炳乎行業也若夫登高能賦猶其技之小耳

志藝文

康熙志

奏疏

都察院加一級甄題爲興利除弊之大莫若

裁併衛所丁田歸之州縣足財用以蘇民生

事臣查得明朝初設衛所有事則戰無事則耕

故養軍不費民間一錢其後法廢而兵政亂盡

用召募之兵是衛所之軍在明正統後已無用

矣其相因不變者蓋以設立衛所係祖制而指

揮千百戶管軍之官又皆開國從征者子孫世

襲難以革除故留衛所而屯田其實屯田亦係

紙上空言蓋衛所田地自明正統以後大半賣

入豪強有力之家不過量收籽粒而已然明季

以衛軍不可戰守江南諸省有漕運之役  
河南諸省有修邊之役雖役輕於民尚有  
力之處也今江南諸省固有運糧之役而  
以此各省直軍丁既不漕運又不修邊不  
司何事乃舊日千百戶等官猶假借名色  
差徭軍丁除正賦外其餘一無所事而賦  
又於民間民間供用兵馬徵糧運草驛夫馬城  
池道路僉解物料馬價錢糧里甲見役一切  
泛差徭繁難百倍於軍軍皆不與臣生長真定

亦係有衛所地方如唐山干言等屯相去真定  
二百里其衛所掌印官未嘗身歷屯地不過委  
官徵收籽粒備文報數而已而近屯居民無不  
被弁軍魚肉以軍富而民貧以軍刁而民懦積  
習既久莫敢與抗也又如鷄澤縣軍民地各其  
半其賦役大相懸絕推此而言天下可知竊以  
爲民困未蘓古今偏苦不平之事未有大於此  
者議者皆知衛所可裁但以漕運之故以爲或  
累於民臣竊思漕運衛所有限其非漕運衛所

有甚多若將不運糧一衛所歸併附近州縣不理  
所有四大利省官吏衙役俸薪一也均民間差  
徭除三百年夙弊二也有司督率權勝武弁荒  
蕪可墾戶口可添三也銷明季世襲不肖之心  
四也若因循不變則有四大害都司守備經歷  
等官俸薪所費不資一也軍樂民苦徭役不得  
均平三百年之夙弊不除二也地方曠遠官法  
不及隱藏熟地脫落丁銀三也世襲豪霸雄長  
其地侵漁孤弱四也故臣以爲除運糧衛所及

邊方衛所不裁外其餘盡可歸併相隣州縣有  
司管理仰祈

勅下該部詳查明朝一代衛所興廢始末及

本朝時勢不同之故以聞此興利除弊之大政而亦  
富國強兵之第一着也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施行奉

旨該戶兵二部議奏隨經兩部議覆將唐山屯歸併

唐山縣

按康熙

年蒙

撫院金之批據永平府呈詳為條議請裁無益

衛官分併州縣等事仰該州官申查  
及來文內事理卽查該縣尚有應歸併之  
逐一查明確議報府以憑轉報施行該唐山縣  
知縣孫纘看得有司之守封疆猶如處子之守  
閨闈其間予奪增併總憑上裁倘懷覬諭奔  
競之私大培官箴矣所以卑縣蒞任六載明知  
唐屯爲屬縣之舊物而緘口不言者以其關係  
重大不欲越俎而輕發也茲蒙憲查請裁一  
案到縣前詳亦僅畧叙原委免朦混之愆足  
矣不意屯人奸僞造而又造以致縣民憤激辯  
而愈辯事成騎虎勢難中過倘果有如勞于新  
輩之瞞天作弊者若不蚤爲聲說查覆扶同之  
罪曷以克當耶况在今行查者裁衛歸併州縣  
數字憲文何等明白不過查地里之遠近以  
定經制之便宜蓋就紀綱大統言之也更何有  
便與不便之說耶伊等另立枝節妄起紛更明  
恃机詐故習欲抗則抗欲矯則矯權柄不由  
上定而煽惑於處士之橫議其中之歛賄營私

餘非匪弊彰彰衆著矣前者奉

旨歸縣而彼徑抗而奪之今當奉文行查而彼又

欲矯而去之割裂唐邑腹內之上田而聽其適

已自便唐之士民質非土木能無憤憤於中乎

念今歸併事小違

旨事重不忍

煌煌天綸掩埋於若輩魍魎中數十年久假不歸倘

日後別有發覺並坐唐邑以扶隱不舉之咎不

亦官與民俱累耶仰懇查明有無違

旨情由自可立判涇渭無貽滅頂之患等因申詳夫

後續蒙

本府風字票蒙

大名道孔憲票准

守道丁閱准此又准

井陘道蔡閱同前事仰該縣官也查照來閱

內事理即確查唐山屯地果否與唐邑附近真

定窩然或應仍在該窩前或應歸於唐邑遵照

三行逐一查議確妥等因到縣該唐山縣知縣



孫... 督黃魏 疏明四利四害之源流深切開透因  
而擇動

袁聰特下部議隨經 卯二部議覆戶疏內云四利

皆是有益於國有利於課四害誠是自應燿議  
卽府衛所裁併州縣兵疏內云各衛所並字繁  
屯務錢糧宜裁歸併州縣應從所議裁汰一則  
奉有依議一則奉有依議行之

旨及經前撫院董 查覆文內云 部咨專爲唐山

干言等屯查議歸併應遵此行叙詳轉報之語  
隨將唐屯丁地科則錢糧起存數目釐然刊頒  
於賦役全書之內豈非炳若日星所當永奉  
行萬世無弊者乎查歸縣未及五載屯民黃順  
色等以就衛徵糧聽從民便草草一詞與真定  
衛打成一局表裏閔通雖奉有部文歸衛未奉  
有請

旨更定之部文各止言順也彼時果有蠹役撥官等  
情祇可許告官吏爲民除害豈可擅將

朝廷已定經制而私求移易者耶欺

臣部文與

君父之罪在順色等雖百喙莫贖也况

不令

煌煌天語埋沒於若輩翹翹中耶卑縣分列小臣頗

識大義見一奉

旨如稟明且見一違

旨如蹈斧鑕茲當奉檄查核敢不從實確覆

吏部題爲地方之敝壞日甚人材之廢棄堪憫

請

勅部覆丞議振起整理事吏科抄出掌江南道事陝

西道監察御史張題前事等因康熙九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奉

曾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臺臣張紳奏  
疏稱直隸唐山寶坻等縣江南之長洲崑山等  
縣山東之卽墨新城等縣陝西之蒲城通渭等  
縣自我

朝定鼎以來選是地者率多降革甚至有二十餘年  
從未有一官得免之縣分者臣以爲前項地方  
之壞是必有故或係錢糧之積逋難清或係盜  
賊之根株難靖或係刁民之頑梗難治或係驛  
站之倒斃難支或係墾荒之捏報爲累或係鄉

紳之豪橫爲祟或係劣衿之把持爲害或係衙  
蠹之播弄爲奸諸如此類尚難枚舉臣請

勅部議覆行令督撫確查前項地方從無陞任之官  
是何緣故如某縣受病在某處督撫必悉心籌  
畫可以設法清治者督撫卽勿辭勞怨必爲之  
調劑得宜如須

奏請處置者則立爲奏請勿復因循滋弊抑臣更有  
請者前項地方止就臣聞見斷及而言直省如  
此等州縣者不知凡幾乞

勅下各督撫盡數查出悉與整理斯不致有枉棄之  
人材其有裨於吏治民生匪淺等語查錢糧俱  
係各該府州縣按地丁徵收開墾荒地各量力  
情願開懇盜賊各有該地方所管官查緝驛馬  
沿途各州縣照地里額設鄉紳劣衿刁民窩  
向係該督撫嚴查題叅治罪凡處分各官俱照  
各任內覺發事情定例議處御史張冲翼條奏  
之處無庸議奉

旨此等各地方從無陞任之官緣由着各該督撫確

察議奏

康熙十年正月間蒙

部咨送到院票行巡道等因到縣該唐山縣知  
縣孫纘查得地方之敝壞由於人事之廢弛者  
但一易其官而可以爲良地方之敝壞本於因  
仍之牢不可破者雖百更其職而不足以云救  
所以唐山二十年來接踵革職者凡六七人目  
擊覆轍掛累未事灰心卽有勵精圖治起衰扶  
敝之志亦終限於成格而弗能措手徒浩嘆其  
力微職卑之無如何已矣伏讀  
聖諭此等地方從無陞任官緣由確察議奏  
誠爲民社返否爲泰之機正小吏撥霧睹青之  
會也爰集鄉老士民逐一訪詢並目前確實見  
聞者備詳直陳唐邑地土福隘大半沙灘墾田  
平日貧寒常恐衣食莫繼卽墾畿南五府之屬  
且較之其蕭索鄙陋未有出其右者也所以  
皆直郡境肥饒之地問其錢糧每畝額征有

分四五厘以至三分六七厘不等者獨至廣  
正項錢糧每畝至四九厘有奇論地則一  
畝不敵一畝之獲起課則一畝且以承畝之  
惟其賦重則民貧民貧則俗刁俗刁則訟  
訟誇與則匪類滋種種置凌難以枚舉設  
之令處之催科必不能完將以錢穀之地  
設嚴斷之令處之敲朴必不能免則又以  
之怨咨去所由官以被忝爲傳舍而邑以  
爲積重也從無墜任緣由職此故耳雖有  
茹蘖之才欲爲安上全下之計洵可小康  
亦且云幸若夫阜民移風誠有如奏章所  
云非更而理無術處此也仰懇

憲臺爲民請命細查屬邑中果有地壤寬  
稅過薄者於每畝中量加毫絲何足爲  
邑十分困抑稍減一二分便需深恩總  
益寡之間而補偏救弊生全弘多矣揆  
朝廷賦役經正又未嘗輕損涓滴也看  
臣普天惟均納總納結辨土攸宜唐邑爲  
南

次衝地畝之磽确人所共耳目者至賦徵之加  
倍他邑按照刊載由卑自釐然洞見也倘獲  
劑適平則裕國足民之計莫善於此若曲全下  
吏之功名尤其微末耳

戶部爲請豁水衝沙壓之地糧等事福建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本部覆直撫金  
題前事等因康熙十年二月十七日題本月  
二十五日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於本月二十六日抄出到部

該臣等查得先經直撫金 疏稱直屬唐縣等

州縣有水衝沙壓地畝不能耕種民間包賠錢



地錢糧行令該撫新行勘將水衝沙壓地該  
確數逐一查明據實具題去後今據該撫疏  
稱唐縣等各州縣報到民屯荒地臣逐處新行  
履畝踏勘丈量各屬近河低窪之地遇陰雨即  
衝決成河有水退而河之形尚存者有見爲河  
流者亦有沙礫鋪滿者又有山岡石磧不能耕  
種者每年錢糧累民包賠伏乞

勅部將此水衝沙壓石磧老荒不能耕種之地額徵

錢糧盡行豁免日後倘水消沙退可以開墾者  
仍令招墾輸糧等因取具冊結具題前來查  
冊開唐縣等三十七州縣衛並宣府鎮荒地共  
六千五百一十八頃四十四畝零內除可耕地  
三百七十八頃九十一畝零實在水冲沙壓沙  
壓荒地共六千一百三十九頃五十三畝每年  
額徵銀二萬五千二百九十兩零米豆穀共三  
百九十一石零草一百四十束零既經該撫親  
行逐處踏勘丈量委係水衝沙壓老荒取具冊

結 題請豁免相應將此錢糧俱照數除豁其  
水衝沙壓地畝一經現出該撫卽應責令原主  
作速耕種輸糧再該撫疏稱各屬水衝沙壓不  
堪耕種之地從前州縣各官止知照額徵糧並  
不申報是以前撫未得周知無入 告之疏等  
語其從前失察各官均應議處事在康熙九年  
五月初六日

赦前相應免議可也等因康熙十年三月十六日題  
本月十八日奉

依議

唐山縣沙壓地捌拾伍頃肆拾壹畝陸分壹厘  
捌毫自康熙十年除糧學田沙壓在內

孫纘曰沙壓之害大矣哉泚水西來由臨城界  
入唐山水捲沙湧蕩蕩汨汨水上若尺沙下若  
尺東流入隆邑水力微沙勢盡矣達者自堯山  
疊堤而南可五里許邑與隆平分修之以防橫  
溢康熙七年水決神槐樹口而東之寬百武東  
西長十里變膏腴爲磽确壞園圃爲汗池一望  
河渠白沙無際八十五頃之害大抵坐此初蒙  
白督請鑿人告而部不果行九年

臣等力請親行查勘減儀從寬行銀  
疏請賑恤中有司以單其並糶迎者任受民

簡明冊式報聞總不費民間一文錢而萬年之害以除故特昭揭之以垂示無窮焉

同治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文華殿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正白旂蒙古都統一等果威伯署直隸總督臣官文奏爲唐山縣城隍迭昭靈異懇請

勅加封號以崇祀典而順輿情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據布政使盧定勲據唐山縣知縣周乃大詳稱闔邑士庶盧煥等以唐山城隍前明洪武年間封顯佑伯我

朝定鼎以來迄今未蒙加封第連年禱雨祈晴屢著靈應同治六年闔邑亢旱該士民等隨官求雨三次求晴二次求雪二次無不立時應驗年穀轉歉爲豐士民均深寅感呈請詳奏

加封等情到司正在核辦間又據該縣周乃太轉據拔貢生賈天球稟稱 唐山城隍聲靈赫濯相

傳咸豐三年粵寇北犯有一白髮老人引賊東

走離境既遠倏忽不見本年正月五日大股捻匪萬餘由任縣直逼隆平已近唐邑之北牛村

又有老叟賺賊他志並戒勿入村莊賊怒執之  
頓失所在前後均有被難民人同衆親見縣境  
未遭荼毒呼吸得免死亡非仰賴 神庥安能  
有此慶幸伏乞併案詳奏請

封以酬 神貺等情該縣查訪屬實由藩司轉詳  
前來臣查載祀典 神明實能捍災禦患有功  
德於民者例應請

加封號今唐山縣 城隍歷因禱雨祈晴久著靈異  
又默運 神威潛消浩劫士民咸戴異口同聲

洵能捍災禦患功德及民相應請

旨勅部特加封號以順輿情謹

奏是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咨開奉

旨加封昭應欽此







其於蒿箭結素公守忠貞糾率屬助剪彼魁蝓  
扛鼎之卒命投石之夫左右俱進鶴鴉交至公總  
後勁申令前茅應機制勝隨方芟又除使持節都督  
鎮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樂城縣開國侯然  
臣擾攘結黨連群亂子跳梁曠徒命旅雲合魚貫之  
衆總會召以成林銅頭鐵額之兵信舉手而爲列公  
翻爲鳳翼蔚作龍鱗操鉞先驅推戈挺進于是逆黨  
大奔叛徒草偃尸橫亂麻血成漂櫓故能績參復夏  
勳預作周明試旣成舍爵斯在除武衛將軍散騎常

侍然鈞陳之內環護九重文昌之中陰岑萬戶入典  
宿衛不愧仲康之才出奉清譚豈讓思伯之辯除車  
騎大將軍光祿大夫進封漁陽郡開國公食邑一千  
八百戶餘官如故計日受俸不納故吏之錢尅已於  
施但聞慈父之詠還除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齊  
昭伯方規公衡化有成於調味政無替於治衮加大  
衛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使持節都督相邢軍事定肆  
二州刺史涇豎二州大中正餘官如故然嶠陝多事  
京東未平蠶蠶口口侵我伊洛公乃出車朱調徵焉

濟河漚長城以先登高旌而陷陳斬將塞垣必復  
三州之境執訊獲醜戰攘千里之地濟康世難事簡  
皇衷建旆臨蕃時無異屬乃除使持節都督冀  
州諸軍事殷州刺史將軍儀同開國並如故議量高  
明萑蒲畏而不犯威風遠著杳棘感而自除傳車南  
縣雨被山間之老待期一日信及牧馬之道然則懷  
仁履習依山樂水望嶺載馳登峯太息實依憑於爽  
塏是嶺絕於囂塵憶員嶠而在茲想方丈其何遠至  
如神宮迴建靈館高臨反阿霞鶩飛簷烏翥微風起

于燦燦纖影伸于尺蠖川素合而爲承錦繡錯以成  
文宛若玉臺不在嵩高之上儼如瓊室詎出崑崙之  
間湛九醞于金罇列八珍于玉案噉南楚之青謳作  
西川之雅傳龍駕雲飛蜺裳雨集昌瑞爰降嘉慶又  
臻昔緱氏勒碑事傳仙廟之術陳留刊頌理著聖祠  
之功况茲德邁百神道成萬物當亦鐫此他山是用  
傳之不朽其詞曰萬邦遼邈九域連綿天嚴星宿地  
重山川十仞似削三折如懸含吐雲物出入風烟不  
昇南登何殊北上仰眺如窓俯觀猶掌岩精九節華







口之宗連華帝籍生而達理長而悟元齟齬之年蔡  
伯喈聞而趨步猗嗟之歲王平子見而絕倒洞徹苦  
空之理偏知物我之義爲半句而燔兩臂爲一偈而  
燒七指尸毗割肉薩捶捨身方之厲行畧無差等如  
以餐松卻粒臥石漱流夏則編草爲衣冬則引茅自  
覆形體雖殘不以爲苦謗訕雖至不以爲失猛獸去  
骨未足稱奇野鳥來巢詎將爲異屬有隋失馭區宇  
分崩百郡則杼軸皆空干城則骸骨俱滿龍驚蠹退  
豕突鯨吞叢爾漼然聲噉蕩蕩惠寬及於華巔早遇

太平不眩身形共崇福業泊粵若稽古大唐仰握天  
鏡俯案地圖應期接統濡足授首據八十一萬之分  
承七十五代之君類大庭華胥之時同尊虛祝融之  
口惠寬荷皇穹與善素樂獲從值聖人既作萬物咸  
覩以武德六年四月八日乃於此山報國修立龕岩  
爲室鑄石造賢劫千佛法華經一部營構浩大神靈  
護持就使百億須彌未有若斯修福者也其南則臨  
柏縣龍興避地之所北帶茅山鶴駕遊天之處東削  
門永洶湧遠遶滄波西則泝水澎瀾近連翠嶺瀟互

千里控帶百川邐迤河南之垂徘徊冀北之口下對  
金闕上跨玉京既達退食之墟又接還簪之境如來  
真範徧滿岩崖修多妙旨週迴嶺岫長松映彤庭之  
彩文石晃紫金之像因竹林而起精舍爲檜樹而製  
香爐雲物浮沈恆過鹿野烏兔來往直指鷲山窗戶  
平接星宮梁棟斜通月殿既類從天化成又若因地  
湧出名僧搖錫遠邑爭來德士褰衣他方並至於是  
使持節上柱國本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定州都督相  
州總管杭州刺史大光祿大夫呂國公士洛佐命心

膺幹國爪牙王白廉李之流絳灌樊滕之輩飛旌河  
朔疊鼓恆陽發摘既類秋霜仁明復同春日六條布  
德志洽弟兄十部垂恩情深岵岵魚懸犢在百姓興  
五袴之歌雁至鹿馴四民發兩岐之詠恭敬三寶回  
向十方脫捨財帛減徹車馬遂與惠寬共營此福大  
宏妙規深啟檀度柏仁縣令嚴雄撫宰百里清肅一  
圻迹同遷蝗治侔馴雉精誠信向經始伽藍勸課丹  
青修飾經像雖目連之神通敏給文殊之智慧莊嚴  
媿此尊崇實爲儔類有宿士李長欽李士羅李希哲

李明郎牛孝祖等並鄉社髦父里閏清修愛法念道  
奉善樂施惟昔微功小效尙載景鐘細事麼言猶書  
甫鼎况布金重意剖骨般心用樹高碑期傳來業大  
唐貞觀七年九月三日庚子宋州行參軍武騎尉李  
君政撰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宋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  
不得賓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  
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違勢如槁毛士能得志於斯

亦可謂賢矣其選旣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爲堯山不以其輕者入於心而猶爲其所難剝槌斷裂之故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旣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爲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子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

之問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爲天下  
勁國其後四分以爲代魏燕趙踣漳南蹶上黨肩尻  
頓僨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  
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鬪攻掠之備習聞而  
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  
固已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  
旣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  
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  
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唐帝廟碑

宋 郝 經

道本於皇成於帝降於王終於霸歷數之運會帝三  
之統紀在焉孔子贊易自伏羲而上黃帝以下不論  
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化蓋取諸乾坤言生民  
之道至堯而後大備始並乾坤而爲三則堯爲皇之  
終及其定書斷自堯典高辛以上不論則堯爲帝之  
首於是帝堯上兼皇帝下冠王霸獨出乎震而其巍  
巍如天也故楊雄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  
堯禮義悄悄蓋三皇以來少昊顓頊非不神聖而堯



之在位相舜者二十有八載以聖相聖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治厯象以成天平水土以成地教人倫以成人賞均刑法以成典去凶庸善以成政然後以天下授舜以德爲位公天下之端自是始而命之以中以傳心法以道爲統立民之極亦自是始故爲帝者之宗一降而王又降而霸而後德衰故德莫盛於帝帝莫盛於堯宜乎配天而食也自三代以來載在祀典世封其後以崇明祀後世帝王其德弗逮於王有愧於霸而兼皇帝之號往往崇飾淫祀以爲大祀而帝

之祀闕然不舉漢氏或以爲帝堯之苗裔而廟不及焉則亦忘其祖矣唐高祖以內禪法堯號爲神堯禮其代曰唐而亦未嘗享於帝立廟乃推皋陶老子爲帝以本所出則亦虛其號矣於是唐堯之祀忽諸德之不逮而神乏祖矣近世唯平陽故帝都有廟存焉中山之永平帝之所生故有廟焉而今則弗存按地志伊祁山堯母所居葬於慶都曰慶都陵又曰望都山望都堯母之名也故以名山今永平之西水出伊祁口越蒲陰爲祁水而州曰祁永平之南有故城曰

堯有廟有碑言堯生於此其東有縣曰慶都而西有縣曰唐有碑言堯初封唐縣其故國也有水出於常山之西北曰唐東合於祁以是徵之蓋堯生於此始受封焉其母殂落葬之於此及其爲帝則都平陽國家不以爲命禋帝王不躬親致享國人與遠邇遺民不忘其德歷數千百年有能各卽所居廟而享之則其德在人之深者可見也順德路屬縣唐山之巔亦有廟焉歲久頽毀今郡牧葺理更請新碑其事故援李唐張謂虞帝廟例題曰唐帝廟而不名且贊帝德

而爲之詩庶幾居人識賡載之遺音知爲唐堯氏之  
民焉其詩曰唐山蒼蒼唐水湯湯帝德是昌纂於有  
皇唐哉皇哉帝道光哉乃聖乃神莫不具來相於有  
虞股肱良哉謨明弼諧庶事康哉於戲前王其能忘  
哉載翦茅茨載築土階尊酒簋貳曰蒸嘗哉享於有  
誠曰馨香哉曰雨曰暘帝德惟常哉民無殃哉神鑒  
無方哉

舜禹配享殿碑

元

楊剛中撰

浙江儒學提舉

延祐四年春順德路總管程侯德仁推官閻君忠國

蒞治孔時置舉惟諧惠給令行人用休嘉乃克祇栗  
思輯神宇顧惟帝堯有廟介在堯山象設祠位既極  
炳翼惟是舜禹侑坐因革靡常神居未崇罔稱巖事  
乃命唐山尹李君信度地擇材徵工命徒先役未營  
稽費所出於是邑人李之芳自其先人祐時已能供  
葺飭司啟閉勤恪其事繇祀四紀及聞命戒勸趨相  
先市價郊氓聲孚義感千百其來謹呼祠下咸用委  
資輸力不日卽功遂於法庭西東對峙宏宇闢築亢  
平礪蹶潤華周阿垂詹峻齊翔飛牖扉密清螭汲潔

嚴諏且戒儀進妥神位右虞左夏秩秩有經又於其  
前大構三門以合都宮規制既偉瞻望彌隆靈明感  
通進贊出佐沛澤被物祥飗暢和戾孽攘毆嘉氣宣  
溢生植溢毓年穀屢登邑居野處顯遂幽潛永忭呼  
舞相與謀曰大哉帝勲光被終古非有虞氏之德協  
宏重明不足以昭其承非有夏后之功熙文宣勤不  
足以永其成進配廟祀盛哉蔑加我民式用承訓令  
遵規度發力稱財合虔効勞崇三門以矗表植二字  
以尊配非程侯之明閭君之賢又不足以啟初而贊

終若其稽度命役以著成猷宣休彰烈以闡佑應神  
人參通庇福我民於無窮則非揭辭於石又何以語  
遐久遂同辭竭誠再拜稽首願紀成績用昭神德以  
垂世於千億辭曰在帝伊神自唐陟位靈宮有嚴卽  
唐建祠惟時守臣虔與祀事顧配神君未極窮邃爰  
命邑令相地謀工二字對峙爲神之宮朱薨高盤丹  
楹桓桓恢潔閑淨神悅來安復爲都門三其扉闔外  
尊仰瞻中隆出納邦人吉蠲奉時肥奠徒御載懽九  
歌韶舞輔播是休風舒雨沃蠡螭屏蹤豐我百穀唐

山之歸唐水之漪

張唐山辭驢記

韓鏞

近歲燕趙間民俗遇令若簿聽斷明決不事貪暴俾  
境內各得安業者於其終更則耆宿輒哀率錢幣酒  
餼祖帳以報二年之政其令若簿亦輒不辭而素譁  
訐及部使者亦未聞有擬議焉良由民情樂趨彼此  
無所恐恃也雖曰未協雅道然較之封豕碩鼠椎肌  
剝髓之徒亦可嘉尙矧有爲有守去而見思君子能  
不與之乎天厯戊辰之春樂陵張從信爲唐山令政



號平簡輔之以廉民其安焉至順辛未受代民知從  
信當歸也不謀而集殆至千人各持儀物踵門以贖  
蓋爲鈔四千兩詩帳廿從信皆力拒不受民曰固

知令冰蘖其操三年之間無敢干私然令有德吾民  
吾民不忘報亦人情也且既去任詞又贖行何嫌何  
疑而乃堅辭從信曰吾行吾志耳豈有它哉民體其  
志不可奪各懷以退是夏何潤孔亨輩撮其政之尤  
者請中山知府彭寅亮國子助教潘迪文諸石一日  
棠陰之碑一日去思之碑其秋朝廷調從信滿城令

又二年元統癸酉冬邑人追念從信辭贖之篤足以敦薄俗勵士節合詞以囑國子伴讀趙瑁求予紀其實嗚呼子因切有感已孔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今是舉也豈非得其從而不傷乎然微張令之賢無以致唐山之思微唐山之思曷以著張令之賢哉彼視民鬼域待令如蝗蝻不知反己而惟尤人者亦獨何心聞此甯無愧焉

元統乙亥歲三月初吉立

光武廟記

元 馮子振撰

士 韓林書

文叔以沉幾先物之資受書於廬江許子威畧通大  
義故其仗節河朔調苛政詢疾苦收覽英雄務悅民  
心至蕪蕪之豆粥潭沱之麥飯間關累卵光復舊物  
良有以也縣南一舍南王店乾維相傳蕭王投戈息  
馬之所故老構祠其來尚矣張炳文宗義奉祀尤謹  
威靈盼蠻吉夢兆孚歲云有秋乃發已資命工伐石  
以紀神庥用垂永久因作侑神樂章俾歲時歌以迎  
送神云詞曰靈修兮洋洋呵禁兮不祥沛洪庥兮一

方屢豐年兮降康俾黍稷兮穰穰民霑惠兮不忘潔  
朋酒兮羔羊庶靈修兮來饗

孫纘曰吾讀馮子振光武廟碑記慷慨悲烈莊  
誦之下覺帝子鬚眉栩栩欲動逼真劍氣橫空  
克復大勛色相光  
泰爾得此不朽矣

關王廟碑

馮子振撰

大丈夫忠憤不酬於尺寸而廟食滂沛於九州功名  
不留於須臾而義烈感慨於千古長河之北大江之  
南陋之而徧州廷之而僻縣楊然數十家之聚輒衷  
盆券地畚土伐木寧鷄衣百結不敢虛丹矚於雲長

之祀事寧，蠲逋一角不收，乏牲酒於雲長之畝宮，矧  
大邦劇邑，人物充斥之鄉，乎四百年赤帝之璽，睥睨  
於一旦，僥倖之奸雄，劉表無意於中原，劉虞殞命於  
幽州，卯金刀之胃，僅懸其一縷之墜緒於樓桑大耳  
之衰宗，雲長奮起河東，與方德遇，自爾周旋艱險，投  
間抵隙之會，未嘗不身親其間，識者謂馘顏良與白  
馬之圍，不如破孟德於赤壁之闕，爭魯肅於益陽之  
瀨，不如降于禁於襄陽之功，大勲垂成，貉子爲厄，有  
志之士，蓋深悲之，嗚呼！劉玄德展轉於公孫，羈縻於

世而爲天子以其別子稱爲諸侯諸侯繼世而爲諸  
侯以其別子之子繼別而爲宗於是有百世之宗有  
五世之宗所以尊祖收族也支庶不祭而祭于宗子  
非宗子則無廟無所于祭也凡祠他鬼神而爲之廟  
者則自秦漢始矣若夫先聖先師之釋奠也則立學  
者皆用之然後用祭合樂設薦饌而無迎尸以下之  
事則非盡用祭禮矣於學宮則非廟矣今之事夫子  
者爲之像以倣其衣冠坐之而面之位以其門人弟  
子說近代以來自天子之尊至於郡邑莫不皆然文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馬先生習於禮而辯於義者相望未之有改也然而  
可之靡爾之序是亦學而已矣於是收而用之不亦  
可乎孔公托於先聖之裔又嘗與魯齋許公衡一無  
名公卿遊其所爲蓋有據矣昔孟子沒聖人之道不  
傳者千數百年自周子程子出而後復明乎世宋朝  
遷天下離析程氏之門人楊立中謝顯道遊定州  
三先生之學獨盈於東南而楊氏之門人羅仲素先  
生傳之李愿中先生以及於晦庵朱子時則有若如  
將張氏得程學於胡氏相與輔翼其信而助之者也

東萊呂氏西山蔡氏皆其人而象山陸氏特出於正  
西雖其入德之門有不同者而論辯之極學者同之  
所擇而取之於是聖經賢傳考訂發明折衷殆知其  
河名而遡洙泗者舍是無他途矣當是時北方之高  
者未之或知也獨許公得其書於行人而讀之寔可  
專信而篤學遂以其說相世祖皇帝而北方之士家  
而女子之書以求聖賢之道許公倡而啓之其功成  
公得大然則斯廟之作謂非出于交遊講貫之益利  
雖可忽然旣仕而歸老曾不爲子孫資產計顧問也

寥寥希濶之事也邪嗚呼昔也聖學之不明今儒先  
之講說備矣昔患書無從得今聖經賢傳幾家有而  
人藏之矣昔患困於兵革徭役而不得爲學今太平  
無外事久矣昔患學而無其所今若孔氏之廟巍然  
相望矣然猶有昏惰而莫之省倍畔而莫之歸假其  
名而不肯蹈其實尚於文而不肯篤於行豈非自暴  
自棄之甚者哉誠願孔氏之舅弟子孫與凡學者之  
至于斯者仰而觀乎聖人之總容俯而思夫孔公聿  
廟之意誦其詩讀其書以深求其理入事父兄出事

長上益求其職分之所當爲而用力焉則彬彬君子  
自奉聖之學出豈不盛哉孔公諱璠字誠甫至元五  
年從駕行幸兩都常與諸老俱歷信微真三州判官  
擢戶部員外郎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舉萬億庫黃州  
路同知淮東廉訪司僉事真定路治中大德六年以  
南陽知府致仕平生歷官如此而退又能崇道與子  
以貽後人非君子而能若是乎其子守遜字彥恭之  
南陽澤方爲河間路僉事守其孫也以其家學習事

風憲剛介有實美自定州也議論行事比長安朝事

然尚慎而勉之志

重修唐山縣學記

王

山右洪洞張天祿拜順德唐山尹始下車開學自憲  
且陋惻然欲新而未果暨三載政通民和進路生衆  
日鼎新斯學余之職也然經營之費孔大今秋獲職  
王餘惠於明倫堂以勤士夫可乎諸生皆曰可爰爲  
俸金以爲倡人咸效之因得修守當道乃始事以未  
成毀貌卑隘達其聖微易其敝陋正其枉動連回去  
八楹南北袤四楹舊規頓革來廡十六楹致仕去

雄自爲之西廡十六楹致作簿越舉目爲之明爲堂  
四楹監生侯正衛朝用共爲之餘如翼於堂之爾旁  
者各四楹東西齋各四楹列兩齋之下爲號房各十  
六楹堂之南爲門屏者亦四楹屏之傍榜以石刻志  
曰義路右曰禮門屏之南東西對峙二門左扁育圃  
右扁射圃者各四楹堂之東爲神庫神厨文昌祠堂  
之西爲觀德亭楹皆如堂之數而當少殿之前爲之  
成門最前爲文廟門門之東塲爲水門各四渠驛興  
重塘又有諸門之南也靈密賢坊西方言才知對暨

於南者泮池坊池之中墊以石池之外繚以垣聖賢  
肖像服冕玉藻儀容大備丹朱其彝噐薦以牲牢墜  
白其堂宇以業講誦巍然煥然光采奪目凡百財用  
之費皆侯自爲之所教護屬工典史周文玉繼之者  
訓術李達也邑庠教諭趙琦訓導盧經鄭瑞謀諸弟  
子員以侯之功不可忘也乃遣書幣於京師時邑人  
馬生健登太學館余家塾爲西賓請余言以爲記時  
公事方殷不暇爲次年冬馬生竣事告歸請益勤乃  
爲記之夫今之縣令往往以簿書期會爲急而學校

之教漫不加意如張唐山者特垂意于絃歌俎豆間  
可謂知所先務諸生遊歌于斯其當篤志力學無負  
于所教業乎文必求乎實崇乎本不徒乎末立忠孝  
之節養剛大之氣不徒躡取時階以爲假借之具則  
學校爲有光也諸生勉乎哉若張唐山之善則邑之  
人已建祠學宮之傍祀之矣不必備錄而可知也并  
書昇之垂石于後

學田記

切劉三樂

冀州人奉  
縣教諭

邢之屬邑有九唐山其一焉他邑俱有學田獨唐山



無之士生其間貧而不能自存者率無可告者  
學使者間有賑給或取辦於別館或設處焉當事者  
徃徃苦之已酉秋唐山令缺故事當有代攝當  
以其難治乃籍郡丞陳大夫夙望來治之大夫  
神明甫下車輒星而出入日進鄉氓而問勞之  
是有情者吐有抑者伸有病者起民便之庫藏  
清公廩覈狐鼠者屏跡民又便之時值大旱緩  
征徃設粥廠賞穿井勸種麥而其種皆取之  
官中民益便之然尤嘉惠學校謂士爲四民  
之首其賑恤宜先故青衿子

凡有薪水不給肄業無資者時出金賑濟一時士民  
咏甘棠歌孔邇者若出一口然又進余輩而謀之曰  
金之所賑者有限士之待澤者無窮賑之所可及者  
僅一時賑之所不可及者在異日故與其以金濟人  
孰若以金置田以金濟人金盡則澤易竭以金置田  
田之出無窮而士之利賴者寧有窮乎于是捐俸若  
千金擇近城腴田置二十四畝申府道各院其歲之  
所入俾縣籍之由是士之冠婚不舉者取給於斯喪  
祭不舉者取給于斯春秋調考而旅邸之費取給于

列月終會課而管此數卯之需取給于

是學

其萬世不刊之典乎爲唐士者俯仰無余

資異日者雲蒸騰起攀龍附鳳科第後先

之賜維時邑庠生陳諧亦捐田五十畝入

之慕義而起者寧可乎是皆大夫風

夫之澤也夫士貧矣有我大夫在大夫行矣有我大

夫之學田在此田一時不毀則大夫之學在一時

田萬世不毀則大夫之澤在萬世行將與天壤並

矣是以大中丞暨持斧臬司無不人人擊節今業

擢守雷陽金紫交映只翰粵中嗣後晉陟卿監踐歷  
臺省偉績豐功當必有銘鐘鼎書國史者區區學田  
之置烏足盡大夫之美哉邑侯鄭公嘉其高誼不可  
泯沒命紀其事於貞退大夫諱獻策別號鷺洲豫之  
新陽人

重建明倫堂引

邑人徐養元 進士

讀王荆公繁昌學記曰奠先師先聖於學而一廟  
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

邑皆有廟其民相與學道藝其中而

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

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學也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由是觀之則學也所以爲民之後秀者群萃州處習道藝於其中而

下國家人材之所自出自孔子而前皆有先師先

漢唐而降始專廟祀孔子是學所祖豆不忘而興起教化之本非卽以孔子廟爲學也明矣唐山舊亦有學自戊子大水後而喪殆盡余嘗倡諸士而修之十一年於茲然廟貌粗具而已其明倫堂及齋祭

室與夫庖湑庫廩頌力未能觀厥成也師生翊望  
立荆棘中無鐘鼓之聲揖讓進退之節講貫紘編之  
事倚跛雜沓一揖而去安望其上下之循習而相  
於道藝以爲古與學造士之雅化也哉所謂有廟  
無學廼於今見之已邑侯單公用是惻然以士之  
教自無學始春三月擇屋材四楹先致諸學宮將以  
農隙而落成之蓋自興朝以來未有之盛事也凡  
多士食公之德體公之意誠不可不踴躍以其襄

之矣今稍稱有年

而積而寸累之或亦無難焉

於前學成於後爲完與矣多

重修關王廟碑記

邑人王鳳竹

惟知者有以洞天下之機惟仁者有以全天下之德  
惟勇者有以決天下之疑夫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諸季世其克盡而無忝者其漢之前將軍關王矣乎  
漢際桓靈瓜分雲擾權佞闕於上清議激於下狼貪  
狐囁虺螫鯨吞忠良陸沉奸雄割據黃巾乘之漢鼎  
裂矣左將軍起自樓桑持顛扶傾奈寸土尺民皆無  
所藉獨王與桓侯赤手而翼之如神龍飛騰於波濤

之間無所緣而絕於地浸浸然有興復之望矣當時  
非不有華歆張昭等輩也然俯首於曹權爲賊厮役  
其視王之識帝胄於式微中者何如也非知高天下  
者能之乎昭烈南征下邳居守許昌入觀秉燭終宵  
誅丑刺良歸身故主威振華夏義烈輝煌拒周瑜於  
黃州走阿瞞於赤壁視夫徐晃鼓盜竊之術呂蒙毒  
臧獲之計者三尺童子皆將吐去而不顧矣孰若王  
之忠赤赫赫如日之行天也哉所謂仁眇天下者不

王而誰與也荆州虎踞成都曾口前



首耶襄陽如拾芥擒于禁若探囊決策於西陣之  
蜀伸威於百戰之後際大運之將集而逆權濟惡甘  
爲鷹犬乘間爲子求婚王叱之曰玉卽碎不可變其  
貞竹可焚不可毀其節義氣薄雲忠心指日至使諸  
葛瑾口噤而不敢言呂範頸縮而不敢仰卒之委身  
國命仗節吳庭視夫陷以不義之富貴者鮮不惑矣  
舍身取義非天下之大勇而充塞於天地者乎萬世  
而下景仰芳猷走卒旄倪皆欽義勇烈哉王之爲神  
也不其休哉唐之關東舊有王祠不知剏自何時僅

見於元馮海粟一記至嘉靖乙未嘗一修之家君梨  
岡子携予肄業於中至今又三十餘年矣然上雨旁  
風時復飄洒日光月影入牖穿窓鼯鼯穴于垣墉鶴  
鶴巢於斗拱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及萬曆紀元幸  
封制策方以俸資托焚修邑大夫李公助俸金以佐  
之邑博薛君張君幕尹楊君皆勸相成事王之祠宇  
庶煥然有完典矣余樂其成而舉奠於王祠又倚楚  
調爲詞三章俾後人歌以祠王云

重修城隍廟記

明王都邑人

嘉靖紀元乙卯高密西灘李公尹魁以終去遊士  
視唐山象二月朔前之一日丙夜漏下三刻彷彿中  
見無數吏卒蹠而呼號以求庀厥明謁廟方闔重門  
兩廡拉然有聲一時傾圮塵埃障天六曹塑像破碎  
剝落無余公乃仄然曰夜夢之徵也其在茲乎因悉  
其所以且曰境內耆民有可以任茲舉者乎祝廟羽  
士張全賢李全器等合辭向曰道以人行業由緣起  
苟有剋者孰不思與第恐明府未有成命耳公曰是  
何傷哉且城隍之神載在祀典爲一邑司命况洪武

初錫神封爵龍章琬琰鳳誥焜煌而植良鋤梗詰奸  
輟貪之柄又諄復於厲祭之文亦惟神是屬莊誦之  
餘毛豎汗粟雖明德恤祀吾知未能然表裡幽明希  
神默相固予之竊有志者也乃謀於學翰司邑海春  
周公尚賓鞏之龍泉董公輔遂首先捐俸縣尉嚴安  
普泉蘓侯世爵以下如之乃托重於耆英祝天祥督  
其事又以葉芝馬君左王盡已陳君仁相其成張桂  
李桐等則又左右之者也於是取礪於山取鍛於

取礪於山取鍛於

以司徒大天出寺上當是經聖聖

和謀哀金粟民望是先續川將成而西維公以外  
去任石州龍麓張公洙繼履其任以終前功大小益  
勸人心騰悅復令於天祚等曰我太祖皇帝神聖首  
類智勇超倫統馭華夏百神受職錫神封章旁列庶  
下甚非所以隆寵命之意也其立亭於前以昭景貺  
非止用完厥美其恪共帝命固對越君父之心也神  
與我而獨殊乎哉學翰許公儒等皆曰是教民以作  
忠也休哉逝矣天祚等如命至是而報完焉以數計

之前廟四楹重簷如之寢廟如前廟之數而通以穿  
廊焉左曹廡十三楹右曹廡如之甬路中屹以亭則  
以貯國初之勅命者其儀門大門內之工作猶先君  
子侍御府君之所記者以至厨漏庖爨各有其所金  
碧炫日棟宇干霄視昔而加宏焉溯其經始於乙卯  
三月朔日落成於己未五月二十一日其間出納詳  
明弗避恩怨首尾五年自備食用無間於風雨寒暑  
者則耆英張繼之課督也會西澁公以是舉宜有記

核以永厥成賦筆之責於都是屬予謂人之精神與

陰陽相爲流通其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善惡吉  
凶各以類至况西濰公與神皆有民社之責者則夫  
一蒸礎潤有開必先霜降鐘鳴聆響如在其見夢於  
四維公者靈明颯爽無足怪矣都不敏颺於有衆  
亦曰神之監視於人也代天以宏化弼地以昭猷欲  
人之公平以宅心敬慎以應事毀忠而裂孝者吾恫  
之弗爲也寡廉而鮮耻者吾病之弗爲也敦倫而敗  
度者吾疾之弗爲也則自求多福心逸而日休者命  
我立矣又奚俟神之譴責如厲祭文中之所指畫

有而後興於善哉是何也福善禍淫天之道也好是  
正直神之聽之也外此若迷茫幻妄之說以恐駭愚  
夫愚婦而誑爲福田利益者是皆人世之膏肓蒸黎  
之膏肓也何取於是乎緬維西濰公之明敏鎮靜龍  
龕公之忠實慈仁爲政不同而同於福民以侑於神  
者也嗣今而來者有考焉其永有辭於神人矣乎抑  
都自總角時常見神有殃及於頑嚚兇悍無禮者以  
其彰報應而森然人心茲則神幾微妙非理之常而  
可以懸斷者亦不敢贅



重建帝堯廟碑

明副使 朱儀望

唐山故隸邢郡其西北有山嶺起曰堯山山之巔舊  
爲堯廟相傳爲堯始封之國邑人思其德不能忘遂  
以名山且立廟祀焉然不詳始自何時元大德元統  
間俱加修葺學士赫經儒學提舉楊剛中俱述其事  
於碑入國朝來廟廢舉不常久之頓爲荒趾有司歲  
時致祭率無所瞻依嘉靖己未前兵憲南郡陳君大  
賓乃檄知縣梁需新之未果今年春閩人楊令大韶  
往視祀事慨然興懷視其山麓舊爲浮屠宅有黠僧

釀民財建殿五楹其中令計度舊趾風雨漂急卽廟  
未可經久因廉僧所爲不法尋逐去遂卽其殿改爲  
帝廟凡椽桷瓦甃臺陛欄楯皆次第加葺將訖工令  
乃具事始末來報且乞文以示永久予旣諾其請遂  
以其冬按厯境上瞻視良久因深嘆楊令是舉有神  
風教且足以慰邦人之思仍命稽考舊材加以重屋  
以便展錯左右爲碑亭前爲石坊表厥徽靈碑來者  
是式可謂備矣按史帝生於伊祁氏其地今恆山之  
西初封唐侯地里志亦云伊祁山堯母所居葬於慶

都慶都西曰唐今恆山唐縣是其始封不知與今唐山所稱何所摭據史又稱堯既受摯讓遂封摯於唐後舜封堯之裔仍稱唐國而唐山其嗣封耳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其言聖神皇王之事詳矣乃孔子序書斷自帝堯而五帝事不少概見豈非以帝昭明峻德法天授時及至倦勤之日遂舉大位讓之於舜若釋重負然譬之天生萬物四時相禪成功各退而曾不尸其功故孔子獨贊之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史臣亦贊之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其

神功盛德相推相讓循還無端莫容名說則史臣固  
難言之矣嗚呼茲固孔子之所深慕也哉予往按晉  
陽嘗謁帝廟徘徊不能去今復得謁帝於舊邦而致  
其尊崇瞻仰之意豈非予之深幸哉或謂唐小邑也  
祀帝不僭乎是不然禮爲社邑之長且尸祝俎豆之  
茲邑爲舊封於法得世祀又何僭故特考其出來併  
書於石碑後之嗣是土者並得考焉

唐山縣楊公遺愛祠記

陳登雲

一 鄆守之五年爲丁丑時予在任鄆陵則數年

父母賢戊子讀禮於唐之山中時公以秩滿遷去之

餘年矣邑士大夫及諸父老長者過予而頌公之

不置予因得悉公所以治唐狀蓋唐故堯山地幅

不能當中邑城墮之外生理鮮少室家寡所蓄藪

以東捷徑北走燕南走梁淮輻軒使者徼卒而

葵野月十數至民疲奔命而財竭於供邇年旱暵

突畝收不半菽督賦之令日下誅求其不逮重爲

左困其所需於拯濟之者視他邑爲何如楊公以  
西名曾由隆慶戊辰恩選丞南樂時南樂令今廷  
兵止庵公器重之尋以高第擢知唐山自下車以  
日詔邑人詢所疾苦而輿咻之晨昏馳驟心力劬  
調停法不沾沾以爲惠居五年而邑大治井里安  
任負徒御諸傭日環行堦道間而民不知疲乘傳  
爲積食者號接穀擊無不得意去而民不知費立  
焉約以次就入毋令過而民不苦擾邑素不善  
訟牒直以理遣之不問贖而民不稱苛暇則

經義董策諸生而程其藝而士罔不彬彬好  
處延縉紳士曲宛周洽靡不懽然奏情藉令以私干  
則不少骯髒狗所請而邑士紳心愛公已未嘗不憚  
且敬公其他捐俸佐急脫簪償直諸清操顛節未易  
擢髮數大都軼傍近邑而出乎其右先後使者廉得  
公賢各騰薦剡疏公名於朝人人以爲徵召可旦暮  
遇也無何以他邑失事故爲諸有氣力者所擠僅僅  
遷蜀中別駕去之日貧不能治裝邑人倦不舍曰安  
得終借我父母乎蓋攀遶而錯於途者紛如也予既

得習公諸治邑狀邑父老長者又進予曰楊公大有造於吾唐若此吾唐人何能一日忘公請爲祠祀公余義諸父老指乃捐地庀材立祠以志唐人之愛屬予入都祠竟未成壬辰奉命按兩河便道過里里人祝瑤等欲任厥事復以記屬予予因喟然有慨於今之守若令列諸郡邑者何限顧上焉者爬搔櫛剔鈞竒詭爲名高不則操術馭智摘發奸伏談者驚猶紳明又不則養私交遊聲譽秦越其人民而莫之恤此

其效豈不鼓動其監司及部使者稱首舉也乃縣官



一急材技簫登之無裨尺寸何者名實不相應哉  
公爲人樸茂而周慎忠信而明潔措諸政理本於誠  
心之形見以故去吾唐若而年而邑人思之如新  
子欲追而俎豆之豈鈞竒馭術養交遊譽者可同日語  
哉遂不辭而樂爲之記公諱應丁明川其別號父前  
大中丞別歷中外爲時名臣伯兄令臨城清正有中  
丞風公以其稔聞於家訓友儀者試割於邑爲丞丞  
善爲令令善令曲別駕爲提舉蜀人稱之且無異口  
固知唐嗣不足以及公也

唐山縣創立學田記

鄭宗周撰

文水人本縣知縣

唐山蓋古帝堯肇封故都維時洪荒甫闢文明之運  
赫然與天地爲昭以故宅揆熙績若舜禹若稷契臯  
陶輩莫不師師濟濟喜起一堂之上共襄邳隆迄今  
頌二典遺書遠遡道學之傳其淵源實發於此明興  
定鼎燕山唐爲畿內邑隸順德郡其俗敦厚矜氣節  
有先民遺風且二百餘年沾濡聖化最近益深凡茲  
青衿之彥益勵志進修翩翩豎立猶歟盛哉第士也  
璣以天下爲任而伏處衡泌或不免有饑寒困頓之

夫發奇縱變故以有先民遺風三百  
一忘歡迎者而解憊武乎有餓地有已訪矣  
下土視篆唐邑先是唐之政  
三激鼠之奸耗蠹侵漁一切錢穀混淆不可  
相尋疑當事者遂以唐爲不可問公乃馳單  
推本而剔不浹月而宿弊盡祛如燃犀一照本  
見其形用是汰冗役省浮費賑饑勸農終  
無後利於公家不避勞怨而於興學育才之

非惠至每諭屬庠諸生日士固以淡泊明志  
不充短福不完誰司師帥而令至是且士  
秋祭古以爲國家異日效實用不亦難  
千金會氏有鬻田者擇其膏慶照民  
十四畝爲學田俾歲之所入以  
大事之不能自贖者於是乎出君子曰  
哉屬邑學

...

者瞻堯巔而臨眺豈不亦儼然有羨墻之思且  
闢競秀泝水揚清其間鍾地之靈光耀史冊者代不  
乏人則唐固夙稱才藝頃者聖天子在宥恭默靜攝  
天下可謂已治已安乃禹之水湯之旱天心屢示仁  
愛以申祐之而兩階干羽不無匪茹之釁或者且有  
杞憂則今日之需才尤孔亟矣夫地之美善養禾而  
樹人之效以世計爾諸士旣徼惠於公之厚德母寧  
亦藉其所以養而後邁會風雲同升連茹以無負於  
樹人之雅必且以堯舜之道致吾君爲聖明而都俞

賡歌恍若親遊舜禹稷契臯陶之庭後先揖遜與之  
並美則是役也將海宇盡被則天之澤而道化翔洽  
則唐之治雖與天俱無極可也豈惟一邑實受其福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其公作人之義也夫茲者簡書有命公將以琴鶴  
寵蒞海康而積勛累伐藉重鼎鉉銘旂常而被管絃  
敬拭目以俟矣周謏陋不文承乏茲土幸叨附公宇  
下吏忻逢盛典欲唐之民若士世世守公之令德無

後則勳仁以誌不刊云云

舞陽人

重建帝堯廟碑

國朝刑部尚書 王士禎

濟南人

康熙三十九年兒子啟沆令唐山四載矣以重建帝廟落成來問記於予予按唐山爲堯始封采地立廟祀之以慰邦人之思由來久遠典誠鉅也縣治之西北八里有山環峙曰宣霧曰堯山名異而山一也山旣一則巖巖是瞻盡爲帝靈陟降之地無在不可以立廟祀之廟向在堯山之巔歷代興廢靡常元延祐元統間俱加修葺明嘉靖丙寅邑令楊大韶移宣霧

江右宋君儀望爲文紀之今大佛殿卽其故趾遺碑  
在焉順治庚寅邑先達徐長善先生仍移廟於堯山  
厯年旣久風雨剝蝕日就傾圯山巔去村落數里上  
無水草竹木惟峭石嶙峋經年人跡罕至前政以祠  
宇殘廢春秋祀事皆附於學宮禮文雖具典甚不光  
沕涖任之初登山謁廟唯見頽壁敗瓦梁棟榱桷盡  
供樵蘇卽愀然有修復之志年來吏事紛沓公檄旁  
午未遑舉也歲庚辰七月年穀順成幸免災祲謀安  
神祀然視舊趾基山高路崎齋運石木水土其力較



平地百倍且乏人居守修之旋廢數年後復爲故墟  
矣可勝惜哉爰集紳士耆老議改築於宣霧之麓卜  
言允臧庀材鳩工一瓦一木一匠一夫悉捐貲購備  
不擾民間構殿三楹高二十尺縱橫各三十二尺朱  
扉丹堊烏革翬飛陛墀方廣髣髴如殿基之數前成  
三扉以像都宮迄兩月而告成殿中設帝位左右兩  
以舜禹配遵舊制也軒朗洞囑明目達聰雖無雕鏤  
金飾之華竊效茅茨土堦之意自茲春秋告虔恪恭  
將事神罔怨恫矣殿後爲資治書院面南山如屏左

右層巒疊嶂暖翠浮嵐與雲霞日星相輝映不啻文  
象昭回巍煥成章時也俯眺泝流如環如玦奠高山  
大川神禹之功在焉何非舜之重華協帝咨禹平治  
水土以紹前而光後則帝之功德弗彰斯廟之治祀  
也不依然想見一堂咨警明良喜起之風乎傳曰夫  
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茲海宇清  
晏我

皇上六龍時邁問俗省方而柴望哀對之禮因之並  
舉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惟神暨民其無弗豫悅

者矣予備員六日侍清禁耳而目之者有年兒子

沆瘠邑小臣敬修祀典非敢曰克當上意獲孚衆

志而邀神庥庶幾承訓服官修舉廢墜期無曠官云

爾雖然更有望焉讀劉潛夫堯廟詩云帝與天同大

予存帝亦存桑麻通絕微簫鼓出深邨水至孤亭合

山居列岫尊尙餘土堦意樵牧踐籬籬後之官斯地

者時其修葺嚴其告戒有其舉之莫或廢焉勿使樵

牧踐籬籬而毀敗之則創始者不有厚幸哉庸紀其

修復緣起歲月之略俾鏡諸樂石

唐邑志論

東魯孫纘漫艸

唐邑志何昉乎無昉乎爾何言乎無昉乎爾也唐自  
波臣闔城後版葉漂沒遺文散落以是故無昉也夫  
無昉而何以志也曰有故辟之闢疆爰經理之辟之  
作室爰蕪茨之維彼疆域建置余撫而臨之者也維  
彼田賦典禮余綜核而奉行之者也締搆之艱不遺  
餘力固矣外是而年表列傳詩賦碑銘允藉邑紳張  
諱 鵬翎王 諱 世儒劉 諱 炳以及子衿王恩浩祝浩徐  
靖等博輯廣羅參訂讎校其中刪蕪歸簡編次就緒

猶夫聚腋成裘我則爲縫裳之女手大冶衷金我則  
效鑪錘之工人此余之不揣譎劣而謬爲操觚者也  
否是則付之魯薛無文咳華闕義焉已矣然敘事之  
末副以考證者則何也蓋不敢昧一得之愚以示慎  
也亦曰余於此曾覃慮持籌而罔怠遑云爾書成不  
禁驟然喜而又惴惴乎懼抑何爲而喜懼交集也唐  
志蓋有三不朽焉有二難焉何云乎三不朽也山分  
大行之麓稽古帝堯誕登厥巖覺巍巍乎有則天之  
勢也何朽也崗又居山之嶺大哉孔子停轍其間覺

可以小魯而並小天下也何朽也煙樹森鬱虎踞龍  
蟠時有五色瑞靄爲蓋爲屏則周世祖天子氣也又  
何朽也有此三不朽故喜也或曰世有存李唐之疑  
而囂囂致辨者而何以喜也曰無疑也亦無庸辨也  
春秋俎豆蓋在陶唐而非李唐也而又何以勿喜也  
何云乎二難也曰軍強民弱一難也今天下大一統  
矣銷什伍而編氓之旣奉檄歸民而又抗詞詭衛朝  
廷之法不足以繩跋扈是以難也地瘠糧重一難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彼何沃野我何沙鹵彼舉一羽

我舉百鈞雖有良耜不堪以供維正是又難也或曰  
難則難矣爲司牧者其聽之乎抑謀所以

乎謀

之而卒不得變故難也然所喜者唐之故然者也所  
懼者唐之將然而未有底止者也久之二難不祛則  
百難叢滋將雍穆之風漸而偷薄禮教之化淪爲茂  
草吾恐帝里之輿區亦萎靡於銅駝之荆榛矣烏乎  
喜亦惟有惴惴祇懼焉已也天下事知其難則無難  
而余則知之而卒難之不得已以治唐之苦心數而  
爲論志之讜言豈無切世道之慮者憫余之言因以

成余之志則亦庶幾其無難之一望也

宣務山考

周乃大

唐山爲放勳舊宅所遺應多古蹟縣志陋甚檢之輒以爲憾城北有宣務山屹然爲一邑之鎮頃閱王漁洋先生詩話內一條云馬彧贈韓定辭詩別後巖壑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按南齊顏之推家訓云柏人城東北有孤山闕駟九州志謂卽大麓世俗呼爲宣務山余嘗爲趙州佐同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碑是漢桓帝時邑令徐整所立銘云上有巖壑



山王喬所仙。巖字遂無所出。嵒字依諸字書。卽旄邱之旄也。入鄴爲魏收道之收。大嘉歎其作趙州莊嚴寺碑。曰巖務之精。謂此也。定辭卽忠獻公琦之曾祖。云云。夫唐山在古爲柏人。世所共知。若據九州志。則大麓弗迷堯之所以試舜也。當日君臣授受之不易。天人契合之綦深。寫其流風。猶動億禩之景慕焉。若據徐整碑銘。則子晉飛昇之地也。傲屣富貴。抗志煙霞。隨羨門赤松之屬。不知幾歷春秋。然後翩然凌霄。列名仙籍。迄今松聲竹韻。間恍惚聞緱嶺之笙焉。二

者皆足爲茲山重何以千餘年來習俗尙仍宣務之名也

順德府唐山縣學貢士題名記

鄉貢 冀進 撰文  
進士

國朝定鼎金陵首令天下建學其在邑庠有三年一  
舉者曰科有二年一舉者曰貢旁求俊彥之途雖云  
不一拔之於學校而致之於用則惟茲二者而已然  
科猶取其一時之長而貢則薦其累歲之積科雖取  
其德藝之精純學問之該博而貢非德器之老成才  
猷之練達者不能與也當其在學宮也有祿食以廩  
之有經書以業之有師儒以教之有憲臣以課之進  
之於 大廷則 天子考其業升之於太學則大司

成之其德伸於久屈之中用於既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登於持滿之末由此出者又往往擢高科登甲第否則亦皆陟華躋要與科第之士並用而養之者且深於科第焉故學宮中多刻石以永其姓氏者良是也而唐山獨乏之正德戊寅春山右洪洞張公

以老成練達之才尹是邦視象以來每惓惓於士類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修泄學勸課之餘謂學校乃多士出身之地不可無石以記之遂謀諸僚案僉曰俞誠曠舉也微公不足以及此迺自洪武庚戌

迄正德己卯上下百五十年間凡出處之先後官秩之崇卑與夫未仕而家居者總若干人命工伐石顯書深刻於明倫堂之右以垂不朽示將來與科第題名碑東西對峙焉以見出處之同也乃託致仕王公雄趙公舉致禮幣徵愚文以記之愚惟人才之出而爲世用類非一途求其與科第之名相等而爲時所取重者孰有過於是於是可記也雖然實者名之主名者實之賓有其實而享其名者人也而非石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石也而非人也石也而非人也不

有負於邑侯張公之意耶噫前輩遠矣不可及矣今之登斯石與將來尙當益加策勵以登科第建偉績揚休光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卓然名世與隆古大臣聯鑣並轡而光耀簡冊則張公興學作人之功愈大愈遠而斯不亦托之不朽也

正德十四年仲冬吉旦立

唐山縣儒學科第題名記

大學馬

健撰

題名者何所以紀邑庠先捷科第以躋顯榮之人也  
以石何以垂之不朽以風示於無窮也且今州縣之  
政率以教化爲迂闊而君子乃有是舉焉蓋將使後  
之人游歌於斯見其石仰聖人指而相謂曰某也登  
某第及某科某也拜某官敬某事某也賢有光於學  
校而某或否也吾不可以不思齊也吾不可以不內  
省也然則題科第姓名而以碑者非特顯揚先進實  
以嘉惠後學也振勵作興之方於是乎在豈細故哉

矧唐山爲神堯故都今隸 聖明畿甸堯峰峙於北  
泝流環於南西阻太行東連漳水地靈人傑自古已  
然而今日棧樸菁莪之化最所先被且土厚民淳俗  
崇禮教士生於此者德行文藝信非他邦不可及粵  
自 國初以來科第之英項背相望昔年先登者二  
人聯壁間亦有之繼而至於三其間穎拔而出者且  
連捷春官矣今養銳學宮之士英英然揚眉吐氣固  
將繼續而益大也噫亦盛矣縣尹洪洞張公以廉介  
之守通敏之才承 上命宰是邑下車甫朞年政通



人和百廢俱舉而興學造士尤加之意蓋其志之高  
識之遠有非當時之俗吏之可及者一旦毅然曰某  
欲獎進後來非題名學宮以光昭前烈不可也獨病  
夫列郡之爲此者或書於壁或榜於木非永圖也乃  
捐俸資若干命工礪石樹碑於明倫堂東則諸科第  
氏名西則諸貢士氏名已仕者並注其職銜未仕虛  
其下俟其旣仕而續刻之因謀諸蓮幕周公文玉教  
諭趙公琦司訓盧公經鄭公端意亦堯協迺自洪武  
己酉迄正德丙子皆書之又鑿於下以俟不一之書

匪俟之賢不乾沒於簿書而獨加意於教化昌有是  
舉然則諸賢之登名於先者何幸而藉公之義舉以  
垂芳名於無窮繼登於後者又何幸而藉公之振作  
以匹前休於有永愚嘗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  
何其缺典於昔而盛舉於今以俟於無窮耶題名碑  
之建信非偶然者矣今而後爲邑庠弟子者觀諸公  
姓字仰止高風惕然自勵視其賢以爲勸視其否以  
爲戒必如昔人所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罔  
俾諸賢專美於前使後之師今亦猶今之師昔斯不

負君侯立石學宮顯書深刻之盛意矣君侯諱天祿  
字代耕素菴其別號焉

正德十四年仲冬吉旦立



重修樂善寺碑記

明進士 王密 邑人

人性皆善復之者必有所觀感而後可以興起也然於其中又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去其偏以就其全斯善矣夫自太極之有動靜而天地萬物皆本之以化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其大較也蓋自三皇五帝三王靜極而動罔不利而民性物生皆遂夫動靜循環之本然焉嗣是而大樸既散賦性偏駁長人者又無道以易之靜而無動者若瓢瓜動而無

靜者若弄瓦靜固無益於事而動反有害於事也故  
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而靜則死木槁灰與世浮沈然  
是知偏於靜者固當矯之以動偏於動者又當矯之  
以靜也我太祖高皇帝秉斡旋之符運動靜之機自  
一心推之萬物自宮帷放諸四海闔闢往來未嘗有  
一息之或停也列聖聿修厥德守而不失百五十年  
以來而民物囿於其間者皆不紛擾凝滯安享夫樂  
壽之願有以也邇者隆平壽官候瓚盛世之逸民夙  
育於動靜鼓舞之中者也往年上父母下妻子竭力

耕田而養之終歲勤動無或怠邊時輸賦稅以給供  
上而且訓子以義方焉故或輸粟拜散官則長子候  
奉也領命司民牧則仲子候卿也入太學而籍天部  
則孫子候憲章候宗道也其餘自食其力而勤勞本  
業者厯厯可數噫嘻旣動矣壽官今年八十有奇動  
極而思復入於靜也寂心存養謝絕世態而猶不敢  
自是思欲見夫古之好靜者而效法之使不至於遺  
忘也於是獨取夫釋之所謂佛者肖其像而觀感之  
自將有所興起以至於靜而濟夫動之偏也使琢石

成胎塗泥成形而金壁五彩以爲顏貌衣紋之變幻  
面目機發森列滿前有釋迦有菩薩有十八羅漢有  
十二圓覺命號不同大抵皆好靜之善人也官進而  
仰之退而思之寢食行止旦夕之間庶幾由動而靜  
濟其偏以復其性之善乎然是寓也鄉曰西霍寺名  
樂善實吾叔祖諱曜創始於前而吾父諱鎮吾叔諱  
強增修而開大之亦取其靜以爲歲時嵩呼圖而適  
值壽官愛其靜而捐貲以助之以祈夫所謂靜者其  
意頗合迺容受焉經始於正德丙子而動以萬計落



成於嘉靖壬午亦將完美而歸於靜也用刻石以誌  
夫靜又以爲後世弊於動者告予不憚夫動而揮筆  
以成文亦將主於靜用假石以示夫不移又從而銘  
之銘曰 無極太極渾淪默涵動靜終始微露機緘  
乾道用清坤道用凝陰陽妙合萬物有形曰皇帝  
王繼天立極位育中和千載仰德季世衰微形色  
偏僻靜而無用動而無體大明中天聖神秉乾用  
靜用動陰陽斡旋昭代徽猷世德作求民物歸極  
弗剛弗柔有如侯氏天地好游編氓盛世永沐咸

居日贈志  
卷之十一  
三

休若動有偏祈靜斯全取石爲準復培性天丐父  
與叔仰庇厥祖肖像攸甯以快厥覩堯山屹屹泯  
水湯湯皇圖億兆樂壽無疆

重修唐山縣學記

祭酒趙永

山右洪洞張天祿拜順德唐山尹始下車閱學宮敝且陋惻然欲新而未果暨三載政通民和進諸生謀曰鼎新斯學余之職也然經營之費孔大今欲設素王餘惠於明倫堂以勸士夫可乎諸生皆曰可遂推俸金以爲倡人咸效之因得請於當道乃始事以大成殿廟貌卑隘達其壅蔽易其敝陋正其位向東西延八楹南北袤四楹舊規頓革東廡十六楹致仕丞王雄自爲之西廡十六楹致仕簿趙舉自爲之明倫

堂四楹監生侯正衛朝用共爲之餘如翼於堂之兩  
旁者各四楹東西齋各四楹列兩齋之下爲號房各  
十六楹堂之南爲門屏者亦四楹屏之傍榜以石刻  
左曰義路右曰禮門屏之南東西對峙二門左匾育  
英右匾射圃者各四楹堂之東爲神庫神廚文昌祠  
堂之西爲觀德亭楹皆如堂之數而差小殿之前爲  
大成門最前爲文廟門門之東爲儒學門各四楹環  
以重墉又百餘堵門之南東豎興賢坊西豎育才坊  
對豎於南者泮池坊池之中甃以石池之外繚以垣

聖賢肖像服冕玉藻儀容大備丹朱其彝器薦以牲  
牢望白其堂宇以業講誦巍然煥然光彩奪目凡百  
財用之費皆侯自爲之所教護屬工典史周文玉繼  
之者訓術李達也邑庠教諭趙琦訓導盧經鄭瑞謀  
諸弟子員以侯之功不可忘也乃遣書幣於京師時  
邑人馬生健登太學館余家塾爲西賓請余言以爲  
記余時公事方殷不暇爲次年冬馬生竣事告歸請  
益勤乃爲記之夫今之縣令往往以簿書期會爲急  
而學校之教漫不加意如張唐山者特垂意於絃歌

俎豆間可謂知所先務諸生遊歌於斯其當篤志力  
學無負於所教業乎文必求乎實崇乎本不徒乎未  
立忠孝之節養剛大之氣不徒躡取時階以爲假借  
之具則學校爲有光也諸生勉乎哉若張唐山之善  
則邑之人已建祠學宮之傍祀之矣不必備錄而可  
知也并書畀之以垂於後